

上

# 一剑光寒十四州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诸葛青云

远方出版社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一剑光寒十四州

一  
剑  
光  
寒  
十  
四  
州

上  
册

远  
方  
出  
版  
社

## 一剑光寒十四州

###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出版发行：远方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经 销：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：红星新华印刷厂

印 张：17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版 次：2000年11月第1版

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80144-0116-7/I.334

定 价：32.80元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！ 翻版必究

## 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玉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景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鹦鹉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宛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，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

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，更显恣肆浪漫，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，均以“剑”为名；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，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，刚健衬袅娜，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，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，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，皆风流蕴藉，令人心仪；而温馨漫渺的少女情怀，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，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，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人手，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：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，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，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谐。因此，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，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，又满篇的诗词歌赋，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，堪称台港“双璧”！

0 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，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，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，常读常新。

## 内容简介

英雄侠女，月也圆花也好，此乃天作之合。

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光寒十四州。

一时之间，出现两个“铁胆书生”，搞得江湖一时兵荒马乱，乌烟瘴气、兵荒马乱。

冒牌货“铁胆书生”造事生端、无辜作乱。不无所事的惹下的风流债，由谁去偿还？

而真真的“铁胆书生”则一身正气，浩义凛然，在江湖中名头甚大，被许多的英雄人物所敬佩。

为了追寻当初一段恩怨，以超群的武功和一枝“梅花剑”耍出“梅花剑法”震慑武林群雄，杀怪兽、闯魔窟、灭魔泉。击败无数武林邪士。得到武林奇人的帮助，与侠女共携手闯荡。

邪道的主脑人物业已被伏诛，而使得武林安宁下来。本文内容精彩，情节深动，让读者爱不释手。

#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万里探盟兄<br>初更来恶寇 | 祝寿翻成催命鬼<br>衔悲长作护孤人 | ..... (1)   |
| 第二章 | 月朗天山<br>精芒腾异彩  | 对奕捭前论世劫<br>寻幽壑底得神兵 | ..... (30)  |
| 第三章 | 酒蕴阴谋<br>青衫藏剧毒  | 隔舫飞觥授侠士<br>凭空弹指制凶人 | ..... (65)  |
| 第四章 | 计太重重<br>苍天真瞶瞶  | 示好何能宽一死<br>横刀我欲荡群魔 | ..... (96)  |
| 第五章 | 眼识奇珍<br>惊心囚古墓  | 铁杖双挥逢大敌<br>桐棺六尺现人魔 | ..... (129) |
| 第六章 | 心想佳人<br>枫岭积翠峰  | 昔年一别太匆匆<br>千里神驹传音讯 | ..... (155) |
| 第七章 | 谷现奇僧<br>魔巢惊巨变  | 铁掌三挥飞石雨<br>神龙一怒绝金兰 | ..... (184) |
| 第八章 | 语折玄龟<br>低头消夙孽  | 铁胆书生抒谏论<br>毒心恶寇逞凶锋 | ..... (221) |
| 第九章 | 堂上集群英<br>筵前来侠女 | 舌剑唇枪先起衅<br>眼波眉语倍销魂 | ..... (257) |

## 第一章 万里探盟兄 祝寿翻成催命鬼 初更来恶寇 衔悲长作护孤人

“寒支病斗，惊定痴魂结，小管吹香愁叠叠，写遍残山剩水，都是春风杜鹃血！自离别。清游更消歇，忍重唱旧明月，怕伤心，又惹啼莺说。十里平山，梦中曾去，惟有桃花似雪。”

不对了，桃花是红的，雪是白的，桃花怎能似雪呢？我们只听说过六月飞霜，却没有听说过天降红雪！

但是。这十里桃林，一望无际，重绯叠彩。锦浪红霞，要是在莺老蝶忙的暮春时节，一片花飞，风飘万点！雪，果然是最好的形容词。至于“红”“白”颜色上的差别，却不足为害！因为茫茫浊世，善恶是非。都不易分辨得明明白白，何足计此？

阳春烟景，桃李争妍。想像中这里定然是一处世外桃源，人间乐土！哪知大谬不然，就在这片桃林之中，即将导出一出人间惨剧，酿成武林中一场极大的浩劫奇灾，也因此而造成几位代表古中国侠士高风亮节襟怀的男女少年英杰。

这片桃林，地在甘肃兰州丰盛堡左近，正值开花时节。香光十里，映着欲坠未坠的斜阳，景色越发艳绝！突然，桃林之外响起马蹄急骤之声，到得林口，要然而止，一个清朗的口音说道：“五载不来，桃花依旧！过此姚林不远，便是大哥的庄院，看西山衔日，寿宴想尚未开，我万里奔波，幸喜不曾误了吉日！”自言自语声中，马蹄“的答”，人已走入林内。

这是个三十二三的英俊书生，跨下一匹全身墨黑，四蹄却似雪一般白的“乌云盖雪”的神骏宝马！那书生剑眉人鬓，两眼神光奕奕，端坐马背之上，顾盼生姿，但青衫下摆和鞍傍的剑囊琴袋之上，却沾满风尘，一望而知，经过了长途奔波劳顿！

书生自入林内，似为满眼缤纷的花光所醉，策马缓行，四眺林中景色。突然口中“噢”的一声，右手挥处，一道白光电射而



出！原来前侧十余步外，一株桃树的横枝之上，有一乡农打扮之人，正欲悬索自尽。头刚伸入环内，两足悬空。白光已到，绳索立断，那人“哎哟”一声，摔在地上。

书生下马走过，将那乡农扶起，问他何故轻生？那乡农摇头叹息道：“一过这片桃林，有座吕家庄，庄主吕怀民，今天是他五十整寿。小人姓未，家位关中，昔年受过吕庄主大恩，无以为报，故而变卖了十几亩田地，买来一匣上好人参，特地赶来为吕庄主上寿，一表微忱！不想已然快到地头，竟被人强将寿礼抢去，枉自跋涉长途，吕庄主深恩难报，一时气愤，短见轻生，多蒙先生相救！”

书生听这朱姓乡农讲完，剑眉双挑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吕大哥‘梅花剑法’威震江湖，我就不相信在他隐居所在左近，竟有这等不开眼的强人，你那匣寿礼是在何处被劫？”

朱姓乡农说道：“就在西面桃林口外。被一个蒙面黑衣之人所劫。”

书生点头说道：“我吕大哥行走江湖。救人无算，从不望报！你等自远道赶来拜寿，有此心意，我吕大哥必然高兴，寿礼有无，根本不必挂怀。但此人竟敢在此附近抢劫，却必须加以惩戒，顺便把你被劫寿礼夺回。你可照旧前往，彼此在吕家庄见面便了。”

朱姓乡农千恩万谢，书生含笑摆手，飘身上马，缰绳一领，便往西面缓缓跑去。

这片桃林约有七八里方圆，书生救那乡农之处，是在靠东头，距离西面林口，路尚不近，等书生马到林口，果然林外暴起一声断喝，闪出一个身材瘦小的黑衣蒙面之人，手持明晃晃的一柄厚背鬼头刀，拦住去路，一言不发。

书生见状，勒马停蹄，笑吟吟地问道：“在下琴剑一肩，身无长物，壮士横刀拦路，意欲何为？”

蒙面人把鬼头刀当胸一横，上下打量书生几眼，哑声说道：“酸了不必多言，把你坐骑留下，饶你一条活命！”

书生仰面朗声长笑，声若龙吟！笑声之中，人如疾电飘风一般认马背上飘到蒙面人身前，左手三指撮住鬼头刀脊，右掌微推，一微劲疾的掌风，劈空击去！

蒙面人见这书生身法动作快如电光石火，兵刃被敌人撮住，一抽竟未抽动，劲疾的掌风又到胸前，吓得怪叫一声，双足点处，竟从书生掌母之下倒纵而出。但身形仍为劈空劲气带动，落地之时，站立不稳，连着往后踉跄了好几步，才抱头鼠窜而去。书生虽然觉得这蒙面人轻功不弱，似乎与他的武艺不相配合，但也未深思，只看了看手上夺来的厚背鬼头刀，微微一晒，将刀掷去。

走到蒙面人闪出之处，四面一看，果然在一株桃树的枝桠之间，发现一个用重重白绫包裹的长方形锦匣。这一耽延，红日西沉，暮色已起，书生要在自己大哥开筵宴客之前赶到拜寿，遂翻身上马，挡中微一用力，那匹“乌云盖雪”的宝马双耳一竖，“聿……”的千声长嘶，就在这桃林之间急驰起来，龙驹的威势毕竟不见，人马过处，惊风所及，摇落一林缤纷花雨！

吕家庄建在桃林过去的三四里之处，庄舍不大，也建筑得朴实无华，并极其整齐洁净，今天虽然是庄主吕怀民的五十整寿，却也不过在庄门正中一座较为高大的瓦房门上，悬着两盏红灯，略资点缀！

书生马到庄门，他是庄主盟弟，虽不常来，但庄内人多素识，自有庄丁将马接过，书生一问厅上寿宴已开，连鞍上琴剑均未取下，仅仅拿着自蒙面人手中夺回的白绫所裹的锦匣，走向厅内。

这时厅内寿烛高烧，庄主人也就是寿星吕怀民，正陪着八九位远来的宾客刚刚入席。一眼瞥见书生眉怀民急忙下座相迎，满面堆欢说道：“二弟，你这算何苦？迢迢万里，竟从关外赶来！但愚兄今年生辰，与往昔不同，你来了也好，来来来，我先为你引见。”

随即手挽书生，一同入席，向其他宾客含笑说道：“我来为各位引见一位高人，这就是我结盟义弟慕容刚，长在关外白山黑水一带行侠，人送美号‘铁胆书生长白狂客’。”这“铁胆书生”四字，

在江湖之中名头甚大，吕怀民话一讲完，席上诸人多面带惊佩之色，一一向这慕容刚道致景仰之意。慕容刚也含笑一一周旋，问知这干宾客，多是秦陇一带武林中的有数人物，寒暄既毕，彼此就坐，吕怀民笑向慕容刚道：“你大嫂这几日恰巧卧病在床，不能起坐，故未出来。贤弟代我敬各位三杯，愚兄去往内宅取件物事。”

不到片刻，吕怀民取来一柄带鞘长剑，入席以后，酒过三巡，吕怀民肃然起立，手捧长剑，向众人言道：“此剑虽非截金断玉的前古神物，也是百炼精钢所铸。怀民昔年仗此济救民物，幸保声名不坠！但四十以后，厌倦江湖，才于八年之前迁来此地隐居，立意不再涉足武林恩怨！连小儿崇文，年已八龄，我也从未教过他一招半式。今日恰届怀民知命之年，当着诸位新交旧识，我要比江湖中封剑归隐之举更进一层，毁去昔年成名之物，以示决心，从此绝口不谈武事！”说罢，“呛啷”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交在左手，右手猛运“铁指神功”，食、中、无名三指一齐弹在剑脊之上，一阵龙吟过处，把一口昔年威震江湖的百炼精钢震成三段废铁，跌落在地！

这种封剑归隐、退出江湖之事，例有规戒，不能加以阻挡。但自毁成名兵刃，在武林之中尚属罕见！席间诸人均不免面带惊异之色！

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更为暗诧，自己这位盟兄刚傲一世，从不服人，怎的自迁居此地以来，竟变得如此消沉？他正在思忖之间，庄门守仆手持一封大红柬帖，呈交庄主，说是有一彪形大汉快马送来，丢下柬帖就走，未留一语。

吕怀民见封面并无字迹，微微皱眉，拆开抽出柬帖一看，柬上写着一行狂草，依稀可以辨出是：“四灵寨玄龟堂香主、‘单掌开碑’胡震武，今夜初更拜寿”等字。

四座宾客，除却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之外，一见“四灵寨”三字，俱已面面相觑，神色大变！

吕怀民目蕴精光，微微一扫，把那柬帖揣入怀中，起立举杯，

向众人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这位胡香主昔年与怀民有点过节，不想单在今日找场。他这柬帖若能提早片刻，在怀民毁剑之前起来，我倒愿以一手自创的‘梅花剑法’，会会这位旧相识的开碑掌力，让诸位看场热闹。但怀民既已当众声明，从此不谈武事，则胡香主今夜来时，我引颈就戮便是！四灵寨近几年崛起江湖，网罗无数奇才异能，声势极众，帮中除‘天香玉凤’之外，无一不是心狠手毒之人。寻仇之时，更极残酷，若无绝对胜算，决不出手。诸位高朋远来情盛，但犯不上趟这种凶杀浑水，吕怀民今夜大概不幸，尚须将家中各事略微安排，就此送客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拍案起立，怒声说道：“大哥！你昔年以三十六路‘梅花剑术’，管尽天下不平之事的雄风安在？虽然今日你已当众毁剑。不谈武学，但慕容刚既然在此，就仗我掌中长剑和囊内飞刀，以及这颗大好头颅，也要保得大哥全家无事！”

吕怀民“哈哈”大笑，声震屋瓦，双目精光四射，轻拍“铁胆书生”的肩头说道：“慕容二弟，你我过命的交情又当别论！等我送走各位高朋，再与你从长计议！”

众宾客一听主人话中有话，本来四灵寨作风太狠，声威太大，犯不着趟此浑水，乐得趁此抽身，一个个装作不懂，稍微安慰主人几句，便由吕怀民送至庄外，各自散去。

盟兄弟再入大厅，吕怀民吩咐家人撤去宴席，重新端整几色可口的酒菜，与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相互对饮。

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见盟兄眉宇之间深有忧色，忍不住举杯问道：“小弟久居关外！少到中原，虽然耳边近年听说过兴起了个四灵寨，但不知其详，大哥今日何以如此消沉？与那‘单掌开碑’胡震武，又是怎么结下梁子的呢？”

吕怀民神色凝重，庄容答道：“武林之中，原以北天山静宁真人，南海妙法神尼，及资弟的师伯北岳恒山的无忧头陀，僧道尼等三位高人。功参造化，为群流表率！但这三位十年以来业已不问世事，各在天山潜心参究吐纳导引等武家极上乘的性命交

修之道。江湖之中顾忌渐少，魑魅横行，遂出了几个极其厉害的魔头，尤其以‘玄龟羽士’宋三清，‘双首神龙’裴伯羽。‘毒心玉麟’傅君平，为其中巨擘，并另外邀约了一位巾幗奇人‘天香玉凤’严凝素等一共四人，论年叙齿，以龟龙麟凤四字，成立了四灵寨，‘玄龟’‘金龙’‘玉麟’‘天凤’四堂之中，各有一十二位武攻卓绝之人担任香主。所以不几年间，声威业已压倒各门各派！至于那‘单掌开碑’胡震武与我结仇之事‘是因我弟胡雄昔年占据蒙山为寇，在一次劫财之后，又惨杀了我故人子媳，我才单人问罪，将胡雄斩在梅花剑下！胡震武欲为其弟报仇，下书约战，此贼武功确实不弱，我竭尽平生所学，苦斗将近半日，胜他一剑，从此成仇！后来闻他发愤图强，练成绝艺；投入四灵寨玄龟堂下，我越发知道是个不了之局！何况你大嫂近来多病，人入暮年，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已不想再在剑底刀头一争雄长，所以方才所请宾客之中，就故意邀有与四灵寨暗通声气之人，当筵毁剑，希望借此江湖规戒，了断恩仇，清享余年的天伦之乐！不想数定难移，当筵帖到，虽然贤弟艺业惊人，甘于舍命相助，但胡震武善者不来，四灵寨声势太大，看来这甘肃兰州，竟是我吕怀民归源结果之地！”

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听得眉蕴杀气，目射精光，将杯中酒一倾而尽，向吕怀民说道：“胡雄惨杀抢掠，斩者无亏！那‘单掌开碑’胡震武竟仍一再寻仇，简直恬不知耻！你我兄弟对‘生死’二字，自然无足萦怀，但大嫂及侄儿却必须妥为安置，不管四灵寨贼势多强，大哥既已毁剑，就请高烧寿烛，饮酒厅前。看小弟我独战群贼，为大哥下酒！不到慕容刚在庭前溅血，阶下横尸，贼子们想动大哥毫发，那叫妄想！”

吕怀民看自己拜弟义气干云，不由也激起当年豪兴，仰面朝天，纵声发笑，反手从几下抽出一柄长剑。向“铁胆书生”笑道：“贤弟只见我当筵毁剑，恐怕料不到我昔年成名之物仍然在此贼子们既然通入过甚，索性大家不顾江湖规戒，超前既能毁剑，筵后难道就不能开刀？今夜索性你我弟兄双剑连环，杀他一个落

花流水再说！至于你大嫂所患。乃是心头怔忡之疾，受不得丝毫惊吓，这等凶险之索还是不必告她，胡震武束上既说初更来拜，此时本庄四外必已安上桩卡，你侄儿崇文若送出庄去，无异送死！故而也只好藏在我老仆家中，以防万一！”

说罢叫过身边须发皆白的老仆说道：“吕诚！你跟我多年，甚事均不瞒你，方才我与慕容二爷所说，你想必听见，烦速将崇文带往你家隐藏，并约束众人，今夜不论发生何事，不准惊慌喊叫及妄自出来观看，免得平白送死！”

吕诚“啾啾”连声，领命自去。吕怀民与慕容刚二人，此时心情均已放开，就在厅中开怀畅饮。

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因见离胡震武订约之时已不在远，遂命侍立的家人把自己的长剑取来，即行各自安歇，此间已不需人伺候。

又过片刻，慕容刚目光一瞬，忽然瞥见那边桌上所放，自己从桃林中蒙面人手内夺回的白绫所裹锦匣，为博大哥高兴，起身取过，递与吕怀民道：“大哥，这一位姓朱的乡农打扮之人，说是昔年受你深恩，特地变卖田地，买了这匣上好人参，自关中赶来上寿。走到前路桃林之中，被人劫去，竟欲自尽！小弟巧遇救下，并自一个蒙面黑衣人手中将此物夺回，但那朱姓乡农说是前来拜寿，何以不见此人呢？”

吕怀民顺手解开白绫，说道：“你我弟兄行道江湖，原本为的是管些法外不平，济救民物，所遇辄已淡忘，这朱姓之人委实想他不起！但自愚兄迁来此地，周围百里之内均称平静，何以桃林之内突有强人，倒是奇事！”

那白绫共裹三层，内中是具颇为精致的青灰色长方铁匣，吕怀民持在手内，刚要开匣，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念头忽然一转，“别开”二字还未出口，吕怀民业已把那铁匣打开。

匣中颠里是什么上好人参，原来是大半匣石灰，当中腌着一只干瘪的入耳！

慕容刚此时业已悟出其中有诈，原来恐怕匣中藏有什么机

括暗箭之类，今见只是半匣石灰，一只入耳，心头倒也略放，但死自思索不出，送匣之人何必装扮被劫，来假手自己转送？

吕怀民揭开匣盖，目注入耳，略作沉思，突然全身微一颤抖，面色剧变！慌忙置匣几上，一伸手揭起匣中人耳，人耳之下压着一小卷薄纸条，吕怀民匆忙打开一看，仰天长叹道：“果然是他！匣上涂有剧毒，想不到祸变迭来，我吕怀民竟丧命在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全身一软，竟自倒在椅上！

“铁胆书生”慕容刚双耳“嗡”的一声，眼前发黑，肝胆皆裂！急忙起身一看盟兄，可怜一个盖世英雄，就这刹那之间，业已魂归地府！

慕容刚见自己一时大意，万里远来，无异为虎作伥，竟成了盟兄的催命之人，悔恨惭愧得无地自容，胸头的血直向上涌，猛地仰面一声悲号，举起右掌，便欲往自己的天灵击去！

掌还未落，猛又机伶伶的一个寒颤，暗骂慕容刚你真正该死！此时已然快到初更，倘再自尽殉兄，那“单掌开碑”胡震武一到，大哥的遗孀独子无人保护，岂不任其宰割？纵然要引咎自裁，也应过了今夜再说。

想到此处，把桌上一杯剩酒一饮而尽，略定心神，再行细察吕怀民心头鼻息，确已去世，不由暗自心惊，这是何种毒物？沾肤就能致人死命！

那盛石灰人耳的铁匣，慕容刚已不敢再碰，见吕怀民方才看过的纸条掉在桌旁，遂以桌上银筷挟起一看，纸上写着四句似诗非诗，似偈非偈的话道：“昔削我耳，今赠尔匣，上涂剧毒，聊作奠物。”

下署“九华山千毒人魔西门豹启”。

“千毒人魔”对慕容刚倒不陌生，知道这是一个专门擅用各种毒药，并有易容之术的皖南巨盗！看这纸上口气，“千毒人魔”当年曾被吕怀民削下一耳，今天才设计报仇，但可惊复可恨的是，贼子计虑竟然如此周密，从何处探知自己万里远来拜寿，弄得自己也蒙上一个间接毒害盟兄，百死难赎其辜的冤枉罪过！

就在他这转念之间，手上银筷半截已成乌黑！慕容刚知道果如自己所料，这纸上也有剧毒！恐怕少时自己万一战死，吕氏家人不慎再触，多添枉死人命，遂扯过桌单，把纸条铁匣以及外裹白绫，一齐谨慎包好。

仰观星斗，已到初更，慕容刚把大哥的梅花剑插在背后，自己的长剑则倚在椅前，坐对盟兄遗体，凄然垂泪。暗想纵然今夜拼死力战，侥幸度过，但这样的伤心之事，明日怎对正在病中的盟嫂和侄儿交代？“铁胆书生”平素不但武功卓绝，并还足智多谋，就是略嫌性躁，但现在却方寸全乱，内心凄惶歉疚得把平日的灵智减却了半有余！

那“单掌开碑”胡震武来得真叫准时，村内梆锣刚打初更，屋上已有动静。

慕容刚倏然惊觉，先不拿椅边长剑，身形微动，便到厅口，恰好帘际疾风飘然，一个豹头鹰目、五十左右的劲装老者飘然飞坠。

慕容刚抢步当门班拳一抱，朗声问道：“来人可是今日黄昏差入投帖的四灵寨玄龟堂香主、‘单掌开碑’胡当家的？”

豹头老者足下微退，打量发话之人，见他书生打扮，两眼神光炯炯逼人，肩头微露剑柄，气度神情，分明乃内家高手！但眉宇之间，显然重忧深锁！

遂也抱拳还礼，浓眉一挑，冷然答道：“足下何人？既识胡某来历，可知四灵寨中人物寻仇，向不许外人干预么？”

慕容刚仰天长笑，笑声凄厉，摄人心魂！笑毕向这“单掌开碑”胡震武道：“在下慕容刚，平生足迹多在关外白山黑水之间。尚不知道中原武林之中，出了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吓人寨会！江湖行侠，不分黑白柄道。无不以义气当先，慕容刚与吕怀民八拜相交，情同骨肉。旁人畏惧你们四灵寨如虎如狼，慕容刚偏偏不理这套，就凭我肩头长剑，爱内飞刀，要把这场事揽在头上，胡香主，你把我怎样？”

“单掌开碑”胡震武闯荡江湖这多年来，还没有碰到过这么



横的人物！但一听慕容刚报名，便知他师伯“无忧头陀”，是号称“宇内三奇”之一，就连自己四灵寨中武功最高的“玄龟羽士”宋三清，也不敢轻易招惹！曾经一再吩咐寨中弟子，凡遇与“三奇”有关之人，尽量避免结仇，即在万不得已之时。也不准过份绝情，须留几分退步！老贼武功经验均到火候，压下来时盛气，目注慕容刚。点头说道：“果然不愧人称‘铁胆书生长白狂客’，这份胆量襟怀令人敬佩！四灵寨规戒载明。冲撞者死！胡某看在你师伯无忧上人的金面，怨你无知不罪！我多年薪胆，誓雪前仇，不见吕怀民之面，岂能甘心！你若真以为你长剑飞刀，功力绝世，等胡某把这段恩仇了断，再陪你比划！”

慕容刚肃容垂泪，凄声说道：“胡香主，你来迟一步，今生今世，此愿难偿！我盟兄片刻之前，中了‘千毒人魔’西门豹的阴谋毒计，业已撒手归天……”

胡震武闻言宛如晴天霹雳，“咳”的一声，右足顿处，方砖寸裂，鹰目一翻，面色铁青，不等讲完，便向慕容刚急急问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倒明我抱憾终身，吕庄主遗体何在？容胡某瞻仰瞻仰！”

慕容刚冷笑一声道：“胡香主难道尚疑心我所言不实，厅内椅中坐的，不就是我大哥遗体？”

胡震武鹰目之中隐含泪光，大踏步枪进厅内，慕容刚怕他对盟兄遗体有所不利，也自紧随在后。

到达距离吕怀民尸身约有五六步之处，胡震武肃然站立，细看吕怀民果已气绝多时，鹰目之中泪珠滚下，切齿恨声说道：“杀弟深仇及一剑之赐，胡震武茹很多年！谁知吕庄主你竟先脱尘缘，让我终身抱憾，人死为尊，吕庄主，你再受我最后一拜！”

说罢双拳一抱，便待躬身，慕容刚在旁见他步下暗合子午，真气似已提足，知他想以阴掌戕害盟兄遗体，急忙也自暗运功力，抱拳一拱说道：“人死不记仇，胡香主义释前嫌，慕容刚代答一礼！”

两股劈空劲气略一交接，慕容刚是横里相截，较占便宜，不但吕怀民遗体安然无恙，连胡震武的身形都被带动，所发劈空劲